

第五〇九册

博物彙編

神異典

神仙部

二四一
（卷）
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

四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四十四卷目錄

神仙部列傳二十一

唐四

許老翁

盧二舅

薛肇

方譽女

朱子真

徐佐卿

韋景昭

吳彩鸞

孔莊葉三女仙

譚宜

顏真卿

元異子

僕僕先生

崔生

丁實

楊通幽

李元

王十八

魏方進弟

汪子華

神異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神仙部列傳二十一

唐四

許老翁

按仙傳拾遺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也隱於峨嵋山不知年代唐天寶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絕代時節度使章仇兼瓊新得吐蕃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歲不復命李在官舍重門未啓忽有裴兵曹詣門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云無裴家親門不令

啓裴因言李小名兼說其中外氏族李方令開門致拜因欲殮裴人質甚雅雅因問柳郎去幾時答云已三載矣裴云三載義絕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與子業因合爲仇讐顧無拒此而竟爲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聞李姿美欲窺規之乃令夫人特設筵會屈府縣之妻罔不畢集唯李以夫婿在遠辭焉章仇妻必須一見乃云但來無苦推辭李懼責遂行著黃羅銀泥裙五單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靴子蓋益都之盛服也裴顧衣而嘆曰世間之服華麗止此耳迴謂小僕可歸開箱取第三衣來李云不與第一而與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須臾衣至異香滿室裴再眎笑謂小僕曰衣服當須爾爾若章仇何知但恐許老翁知耳乃登車詣節度家既入夫人并座客悉皆降階致禮李既服天衣貌更殊異觀者愛之坐定夫人令白章仇曰士曹之妻容色絕代章仇徑來入院戒衆勿起見李服色歎息數四乃借帳觀之則知非人間物試之水火亦不焚汚因留詰之李具陳本末使人至裴居處則不見矣兼瓊乃易其衣而進并奏許老翁之事勅令以計須求許老章仇意疑仙者往來必在藥肆因令藥師候其出處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詣肆市藥藥師意是其徒乃以惡藥與之小童往而復來且詈云丈人怒藥不佳欲見捶撻因問丈人爲誰童子云許老翁也藥師甚喜引童曰府章仇令勁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隨童詣山且申勅令山峰巉絕衆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須臾老翁出石壁上問何故傾爾許人來童具白其事老翁問童曷不

來童遂冉冉躍虛而上諸吏叩頭求哀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許行謂諸吏曰君但返府我隨至及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見之再拜俯伏翁無敬色因問娶李者是誰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章仇求老翁詣帝許云往亦不難乃與奏事者尅期至長安先期而至有詔引見元宗致禮甚恭既坐問云庫官有罪上天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間一國主矣又問衣竟何如許云設席施衣於清淨之所當有人來取上勅人如其言初不見人但有旋風捲衣入雲顧盼之間亦失許翁所在按元怪錄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止因於青城山下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納之意計無所出因謂其夫人曰貴爲諸侯妻何不盛陳盤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內盡可迎致夫人甚悅兼瓊因命衙官遍報五百里內女郎尅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已爲族舅盧生納之矣盧舅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往收捕盧舅時方食兵騎繞宅已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妻曰兼瓊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衣來便服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驛出門兵騎前攔不得徐徐而去追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靴子緋羅縠絹素皆世人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瓊覩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逸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攝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元宗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

王老元宗即召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唯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來賣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即令衙官隨之入山數里至一草堂王老端然鬚髮隱几危坐衙官隨入遂宜詔兼致兼瓊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兒張果也因與兼瓊期至京師令先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纔至銀臺王老亦到元宗即召問之時張果猶在元宗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遠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候仙伯言耳王老乃奏曰盧二舅即太元夫人庫子因假下遊以忤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為媵無何盜太元夫人衣服與著已受謫至重今為鬱單天子矣忤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留元宗命放還後不知所在

盧二舅

按此與前仙傳拾遺事同而後名互異今俱錄之以備參考

按逸史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之術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跡江湖訣別而去後李生知橋子園人吏隱欺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縻不得東歸貧甚偶過揚州阿使橋逢一人草躡布衫視之乃盧生昔號二舅李生與語哀其縲縲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畏公不作好業身凡敝之所又有欠負且被囚拘尚有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厚謝二舅笑曰居處不遠明日即將奉迎至且果有一僕者馳駿足來云二舅遣迎郎君既去馬疾如風過城南十數里路側朱門斜開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婢數十人與橋下儀狀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若在雲霄又累呈藥物皆

殊美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與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筭筭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色極艷新聲甚嘉李生視筭筭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龍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質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許為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監獄也纔曉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遂得無事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既婚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觀者復解筭筭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夢見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歎訝却尋二舅之居唯見荒草不復觀亭臺也

薛肇

按仙傳拾遺薛肇不知何許人也與進士崔宇於廬山讀書同志四人二人業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尋已擢第唯肇獨以修道為務不知師匠何人數年之間已得神仙之道廬山下有患風勞者積年醫藥不効尸居候時而已肇過其門憩樹陰下因語及疾者肇欲視之既見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甞丹一粒小於粒米謂疾者所親曰明晨搗半粒水吞之自當有應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醫所費鉅萬尚未致愈疾者柴立僅存餘喘豈此半粒而能救耶明日試服之疾者已起洎午能飲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壯又服半粒即神氣適逸肌膚如玉髭髮青鬢狀可二十歲許人月餘肇復來曰子骨

符仙錄吾此藥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峰訪洞府而去崔宇既及第尋授東畿尉赴任過三鄉驛忽逢薛肇下馬執轡見肇顏貌風塵頗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揚揚矜負會話久之日已曠矣薛謂崔曰貧居不遠難於相逢過所居宵話可乎崔許之隨薛而行僕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徑甚荒梗行一二里間田疇花木異於凡境良久已及高樓大門殿閣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驚異之薛先入有數十人擁抬升殿然後召崔升階與坐款話久之謂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話舊可爾促令召樂開筵頃刻即於別殿宴樂更無諸客唯崔薛二人女樂四十餘輩拜坐奏樂選女妓十輩同飲有一筵妓最為姝穎崔與並坐崔見筵上十有十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崔默記之席散薛問崔坐中所悅崔以筵妓者對薛曰他日與君今且未可及明與崔送別遺金三十斤送至官路慘別而去崔至官月餘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識而不記其處暇日命取筵妓理曲崔見十字書在焉問其故云某時患熱疾夢中見使人追云西城大仙陳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內解音聲處女盡追可四十餘人因隨去與薛及客崔少府同飲一夕覺來疾已愈薛君即神仙也崔少府風貌與君無異各話其事大為驚駭方知薛已得道爾

按筵妓一事與盧二舅同而姓名互異

方響女

按疑仙傳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稱為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

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汝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警伎女也因竊視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汝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汝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耶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貴但多事也况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汝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朱子真

按疑仙傳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流水高閣齊雲岫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邀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輿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扣其門有一女僕出迎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能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即雖貴列鼎鐘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於一小臺共酌金盞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

遊賞耳今欲不用絃管出一小技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着鳳飾之珠翠冠若其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即舞有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修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權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須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鑿輿將幸蜀山下已失子真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歲矣

徐佐卿

按集異記明皇天寶十三年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鶴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慾者莫得而居觀之東郭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畱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畱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元宗避亂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過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觀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

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吉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韋景昭

按鎮江府志韋景昭延陵人吳司空懷十六代孫精究儒術不取科第獨慕神仙之學初度於延陵尋真觀師事包士榮習靈寶經法後居長安肅明觀天寶中歸茅山勸建紫陽觀居焉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召門弟子曰吾昨見仙官持勅書召任上清仙伯不復住世矣來何爲喜去何爲悲汝等體之毋或哀泣時年九十二而化爲三茅山十四代宗師

吳彩鸞

按吉安府志吳彩鸞不知何許婦人唐天寶間來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經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粘連處至今不斷絕二柏甚茂交年結實或呼其院爲神仙云

按江西通志吳彩鸞真君猛女也唐太和末書生文簫寓洪州紫極宮一日遊西山與彩鸞相遇因約與俱歸簫貧不自給彩鸞爲孫恤唐韻連筆如飛日得一編鸞之可獲金五緡金盡則復寫如是十載稍爲人知遂潛往新吳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峰巒而去今紫極宮有寫韻軒

孔莊葉三女仙

按紹興府志孔莊葉三女仙上虞人天寶間住武靈學道棲天柱峰下一日遇太姥元君授以丹訣令往東南尋雲處洞煉之至君峯果得仙洞遂作丹焉未治平間有江公者至山中得一小徑深入忽有洞頭

曰雲虛之洞三仙女在焉仙童引入見款以胡麻飯江辭歸女語其詳比至家已三載矣

譚宜

按仙傳拾遺譚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開元末年平生而有異墮地能言數歲之中身逾六尺髭鬚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不食行及奔馬二十餘歲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爲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鄉里追立廟以祀之大曆元年丙午忽還家即霞冠羽衣真仙流也白父母曰兒爲仙官不當久在人世雖父母憶念又不宜作此祠廟恐物所憑妄作威福以害於人請爲毀之廟基之下昔藏黃金甚多撤廟之後鑿地取金可以分濟貧民散遺鄉里矣言訖騰空而去如其言毀廟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處靈泉湧出澄澈異常積雨不加至旱不減郡邑禱祀必有靈應因名譚子池亦謂之天池進士周郭藩爲詩以記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名譚子池余詰陵陽叟此池當因誰父老謂余說本郡譚叔皮開元末年中生千字阿宜堅地便能語九歲多鬚眉不飲亦不食未嘗言渴饑十五能行走快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無還期父母母憶念深鄉閭爲立祠大曆元年春此兒忽來歸頭冠簪鳳鳳身著霓裳衣普通遍拯疲俗丁寧告親知余爲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爲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黃金藏鎮在茲廟基發掘散生聚可以救貧贏金出繼靈泉湛若清瑤瑤泓澄表符瑞水旱無竭時言訖辭冲虛杳靄上元微凡情留不得攀望衆號悲尋稟神僊誠徹廟廡開覓獲無窮寶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嶺頂噴湧世間稀異境流千古終年福四

維

顏真卿

按唐書本傳顏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譴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將劾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陣落陞料才壯儲庖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元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父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鄆郡太守王翬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干光傳李愬盧奕將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結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干光藏三首他日結縛續體飲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士門十七

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崤來乞師崤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特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崤曰朝天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鄆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拔鄆口出官師使討鄆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父副將范冬觀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虜將劉正臣以滎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遣軍資十餘萬以千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臘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崤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輪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

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眞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曰當闕不敢乘趨出樞樞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駢眞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于每出諄諄敦誠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躋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遜告宗廟祝署祠皇帝眞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議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曼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眞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爲生事非短眞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岷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眞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眞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眞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畱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相詳可否以聞眞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

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同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日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塵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告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開三司詠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褒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動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鼓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爲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

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諡繁請從初議爲定哀慘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眞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眞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古詆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眞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眞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己眞卿不從乃詐遣眞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眞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他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眞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眞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眞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座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就先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

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
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阮
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
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會
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會死乃拘送
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
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
老夫耄矣會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觀耳與元後王師
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
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
弟希倩坐朱此誅希烈因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
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
然使人何日自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
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阜聞之泣下
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顏頤護喪還帝廢
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贈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
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
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泰侯希逸王
元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
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額五品正員官開
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為同州參軍

按博物志真卿為盧杞所陷令單車問罪於李希烈
上遣促裝東邁內外知公不還矣親族相餞於長樂
坡公謂諸姻族曰吾早與公不還矣親族相餞於長樂
八授與一刀圭碧霞丹令服之自後體健至今不衰
謂我七十上有厄如有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
非今日之厄乎公至汜水忽逢陶笑謂公曰吉吉遂

指嵩山而去公至汴州希烈僭號使人害於近郊及
希烈敗詔得歸葬僊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忽見
兩道人樹下圍棋一道士謂商人曰子何人對曰洛
陽人道士笑曰奉寄一書達吾家立札一封題奇僊
師北山顏家商人至僊師詢所居即瑩莊也守塚老
蒼頭得書大驚曰老太師親翰也因以藏於室子孫
遷吉日發塚開棺即已空矣於是子孫竟往羅浮求
之竟無跡

按續仙傳顏真卿字清臣瑯琊沂人也北齊黃門
侍郎之推五代孫幼而勤學舉進士累登甲科真卿
年十八九時臥疾百餘日醫不能愈有道士過其家
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謂之曰子
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
沉於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
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也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
曰抗節輔主動儉致身百年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間
矣真卿亦自負才器將俟大用而吟閱之暇常留心
仙道既中科第四命為監察御史後累官至太子太
師為盧杞所排身殃於賊天下冤之別傳云真卿將
死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為先吾死
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為吾吮血以紓之則吾死無所
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
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
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
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
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為酒
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為逆賊所害爾後可

迎吾喪於華陰開棺視之必異於眾及是開棺果覩
其異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
中鍊形數滿自當壁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
家自雍遷家僕往鄭州徵莊租迴及洛京此僕偶到
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遽
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亦左右隨之終
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
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
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
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
姪了公探懷中取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
歸勿與人說後家內闕即再來僕還雍其家大驚貨
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觀
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尸
解得道焉

元真子

按續仙傳元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
能文擢進士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
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
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
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
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
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通相誇
賞而志和命丹青寫素寫景天詞須臾成五本花木
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而真卿與諸賓
客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
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吟其席來去遲速

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寶傳其畫在人間者

僕僕先生

按太平廣記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自云姓僕名僕莫知其所由來家於光州樂安縣黃土山凡三十餘年精思餌杏丹衣服飲食如常人賣藥為業開元三年前無棣縣令王滔寓居黃土山下先生過之滔命男升為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術時男吳明珪為光州別駕弁在珪舍頂之先生乘雲而度人吏數萬皆觀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術未成奈何捨我而去時先生乘雲而度已十五過矣人莫測及弁與言觀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名明珪而詰之曰子之甥乃與妖者友子當執其咎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狀白先生曰余道者不欲與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禮便當化之如妄動失節當威之使心伏於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詣休光府休光踞見且詰曰若仙當遂往矣今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經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屬問道於余余說之未畢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執之龍虎見於側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餘元雲四合斯須雷電大至碎庭槐十餘株府舍皆震壞觀者無不奔潰休光懼而走失頭巾直吏收頭巾引妻子跳出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狀聞元宗乃詔改樂安縣為僊居縣就先生所居舍置僊堂觀以黃土村為僊堂村縣尉嚴正誨護營築焉度王升為觀主兼諫議大夫號通真先生弁因偁杏丹却老至大曆十四年

凡六十六歲而狀可四十餘筋力稱是其後果州女子謝自然白日上昇當自然學道時神仙頗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者亦云名杜其諸姓亦爾則與僕僕先生姓名相類矣無乃神僊降於人間不欲以姓名行於時俗乎後有人於義陽郊行者日暮不達前村忽見道傍草舍因往投宿室中惟一老人問客所以答曰天陰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即不妨但無食耳久之客苦饑甚老人與菓數丸食之便飽既明辭去及其還也忽見老人乘五色雲去地數十丈客便違禮望之漸遠客至安陸多為人說之縣官以為惑衆繫而詰之客曰實見神僊然無以自免乃向空祝曰僊公何事見今受不測之罪言訖有五色雲自北方來老人在雲中坐客方見釋縣官再拜問其姓氏老人曰僕僕野人也有何名姓州司畫圖奏聞勅令於草屋之所立僕僕先生廟今見在焉

崔生

按逸史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使驢走趁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問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僊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鬚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延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非人世乃僊府也驢走益遠予之奉邀某惟一女願事君子此亦冥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

來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臟腑清涼遂巡摩搔皮膚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蓋僊樂步虛與妻相見真入空際皆以崔郎為戲每朔望僊伯乘鶴上朝藥宮云某階品尚卑未得在天真之列必與崔生別翻翻於雲漢之內歲餘嬉遊快樂無所比因問曰某血屬要與一訣非有戀著也請略暫回僊翁曰不得淹留謫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遭禍患此可隱形然慎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即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囿大內會劍南進太真妃生日錦繡乃竊其九者以獻上曰晝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果得生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記僊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啓元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元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言遂令百人具兵仗同衛士相送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僊伯嚴待衛出門呼曰崔郎不記吾言幾至顛躓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僊翁以杖畫成洞深闊各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綵橋遣生登隨步即滅既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惟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

丁實

按疑僊傳丁實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白髮如絲而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實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

書以愚黔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變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僊家一小兒性頗狂僊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桃源洞終亦有俗心故不得僊也爾後好僊者多白日昇天者少復曰我亦本非神僊故尚浮沈人世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爲僊也實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僊也實每歲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實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僊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僊耳

楊通幽

按僊傳拾遺楊通幽本名什伍廣漢什那人幼遇道士教以微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剪氛邪祿水旱致風雨是皆能之而木訥疎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元宗幸蜀自馬嵬之後屬念貴妃往往輟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訪方士冀少安聖慮或云楊什伍有考召之法徵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雖天上地下冥漠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而求之上大悅於內置場以行其術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訪不知其所上曰妃子當不墜於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亦遍尋訪而不知其處上悄然不懌曰未歸天復何之矣炷香冥祝彌加懇至三日夜又奏曰於人寰之中山川嶽瀆

祠廟之內十洲三島江海之間亦遍求訪莫知其所後於東海之上蓬萊之頂南宮西廡有羣僊所居上元女僊太真者即貴妃也謂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其願願重聖上降居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爲侍衛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願善保聖體無復意念也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一寄以爲信曰聖上見此自當醒憶矣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潛然良久乃曰師昇天入地還幽達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筆賜名通幽賜物千段金銀各千兩良田五千畝紫霞帔白玉簡特加禮異暇日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羣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門而往何所爲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居之上善其對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羣真俱去

李元

按疑僊傳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友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友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故離耳老友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

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友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濃醪以叙別元臨歧而留藥三丸與老友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友即食其藥一老友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友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僊矣

王十八

按逸史唐宰相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跡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鋪偶聞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而去或兼覓藥看亦不多買其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日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詠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憶之不可尋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吃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告郵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乃曰園近遠行去得否曰即館後遂往見王十八衣履尊莊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栗漸與語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疑異之命坐索酒與飲固不肯却歸晏乃詣縣自請同往南中縣令都不驗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敝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解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窄隘不離

劉公之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後一年官替歸朝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回乃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回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親鄰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劉公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將至屬續家人妻子圍視號呼俄聞叩門甚急聞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劉公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障礙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九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狀夫人曰王十八在此劉公涕泗交下率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酬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某却來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九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二九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為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痊愈數月有詔至乃卒

魏方進弟

按逸史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餘不能言涕沫滿身兄弟親戚皆目為癡人無為郵養者唯一姊憫憐之給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沐略無倦色一旦於門外曝日搔痒其鄰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僊師何在遂走到見搔痒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勾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後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預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遣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為菹醢矣及明早軍發試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稍深一牀上若有衣服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癡弟黃繡襖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

汪子華

按衡嶽志汪子華蔡州汝陽人七八歲通經義十三歲知天文地理之學開元中屢舉不第棄去與顏真卿同學長生術祿山亂棄家南游愛南嶽之勝結庵祝融峰下修道九年不出世傳僊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四十五卷目錄

神仙部列傳二十二

唐五

李泌

司命君

劉處靜

葛三郎

司馬光玉

黃洞源

張殖

裴老

李公子

陶八八

慈心仙人

尹氏女

韋仙翁

商棲霞

崑崙奴

茅安道

神異典第二百四十五卷

神仙部列傳二十二

唐五

李泌

按唐書本傳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真倣者九歲升堂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倣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

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救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勃然蕭輒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輒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議諸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嶺南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開陛下錄故

怨將內慚不憚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母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散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剪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疆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熟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慈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崔國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兄嗣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盧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

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必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為娶朝方故留後李暉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祕書少監充判官載諫帝召還復為常哀所忌出為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哀盛言南方凋瘵請輒必治之乃授澧州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就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饋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鄭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中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愀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

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科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岳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實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廩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為左右補闕太子妃蕭后部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事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歡也即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親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部國為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

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事數十意益堅帝悟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二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官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可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言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策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乃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使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

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譏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琬執政大抵與造工役輒率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常使禁工駢珠刺繡為乘輿服舉焚之以為禱肅德宗素不為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就送承天門而輶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罡為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按鄴侯外傳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歸唐大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為帝王師及周氏既娠凡二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為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當其為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氏之血屬必迎屬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掛於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

蒜薹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薹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逐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一葉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賦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當為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為妙泌泣謝之爾後為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感之遂呼為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與遊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桐柏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老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不顧名祿天寶十載元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宗為太子敕與太子諸王為布衣之交尋為楊國忠所害以其所作感遇詩諷及時政構而陷之詔於斬春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元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興復志號王巨為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於嵩山間會肅宗手札至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臥內

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為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為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鞍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嶽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為橘葉所藉略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為三公宰相崇重既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為貴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臣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功賞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欲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肅宗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牀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肅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燭後上以泌多絕粒肅宗每為自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穎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

穎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必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籌運動合元機社稷之鎮也必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金玉簡未幾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祕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與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就防禦使陳許戍卒二千自京師逃歸至陝州界必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待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鄆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郇國長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必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譴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植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禁中累爲權臣所擠恆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而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

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嶽張先生受錄德宗追諡張爲元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余嬾殘所驚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至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鍊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二三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烟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顧畢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爲元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畱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疽即以函盛瘞庭中薈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同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

然中方上有字如雜畫云神眞鍊形年未足化爲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元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去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即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酬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元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酬歌此二章於是龍輜行疾如飛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取言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鑑豈可暫離朕耶

時元宗有詔只要劍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官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元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詔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詔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蒨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日侵晨生至寶門

顧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帝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淡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羣從奴僕羣行求訪遍於洛下時泌居於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道所乘驟忽驚軼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實員外宅所失驟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於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蒨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款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嶽微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以此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于陝問之蒨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於朕邪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泌曰先望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與元四

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卽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道理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仲父傳說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於國史必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李公子

按陳繼儒李公子傳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顧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於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會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敕札并賜官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閑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季年少譴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嘖笑間乞煖熱所謂簞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計汾陽王聞之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鸞翻曰春英曰紅草曰暈

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爭白娟善歌春英善鑿古器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鸞翻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雜聲其地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泣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間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詠長飲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於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非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觀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瞪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謔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許久沈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笑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

示嘆賞不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質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笑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壘皆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梵鼎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於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熟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白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裳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酌酊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繞以梅花五六十里秋深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

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飲沉浮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著鞭奪路拋悶如飛樹聲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洋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哭裸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颻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饑寒之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不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即向時辟繭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生死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司命君

按仙傳拾遺司命君者常生於民間幼小之時與唐元瓊同學元瓊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燭持高上消災經老君枕中經累有祥異奇香瑞雲生於庭宇母因夢天人滿空皆長丈餘應旆旌蓋陰其居宅有黃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即張目開口若笑之容幼而穎悟誦習詩書元瓊所不及十五六歲忽

不知所之蓋遊天下尋師訪道矣不知師何人得神僊之訣寶應二年元瓊爲御史充河南道採訪使至鄭州郊外忽與君相見君衣服藍縷容貌憔悴元瓊深憫之與語敘舊問其所學曰相別之後但修真而已邀元瓊過其家留騎從於旅次相候君與元瓊同往引入市側門巷低小從者一兩人纔入外門便閉從者不得入第二門稍寬廣又入一門屋宇甚大揖元瓊於門下先入爲席良久出迎元瓊見其容狀偉燥年可二十許雲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輩皆非世所有元瓊莫之測相引升堂所設饌食珍美器皿瑰異雖王者宴賜亦所不及徹饌命酒君與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獨坐即召一人坐於元瓊之側元瓊視之乃其妻也秦樂酣飲既醉各散終不及相問言情遲明告別君贈元瓊金尺玉鞭出門行數里因使人訪其處無復蹤跡矣及還京問其妻曾有異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來稱司命君召某便隨去既至司命宮中見與君同飲所見歷然皆同不謬後十年元瓊奉使江嶺又於江西泊舟見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僊境連飲饌但音樂侍衛稍多於前皆非舊人矣及散贈元瓊一酒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敘別不復再見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僊秩定何高卑復何姓氏耳一日有胡商詣東都所居謂元瓊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瓊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起敬而後跪接之捧而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盤則紅光照室即與元瓊就日試之白氣如雲鬱勃徑上